

独立校区高职产业学院学生自治体系的重构路径 与策略研究

李萍 夏体韬 柳元程 冉鸿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031)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独立校区产业学院作为一种新的办学形态，在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独立校区高职产业学院因“空间隔离”导致的学生管理服务困境，使得构建一个能够激发学生自主性、适应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需求的学生自治体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迫在眉睫。本文提出突破传统校园学生自治局限，从组织、空间、功能、标准四个维度进行学生自治体系重构，通过自治体系策略创新，实现学生自治从“管理辅助”向“育人核心”转型，为职业院校产业学院人才培养赋能。

关键词：独立校区；产业学院；学生自治；重构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er.v1i4.682>

一、引言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提出要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要将产教融合进一步引向深入。产业学院作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新型载体，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1]，“独立校区产业学院”这一特殊的办学形态在各类高职院校中也日益增多。“独立校区产业学院”在地理位置上与高职院校校本部相对独立，是围绕特定产业链或产业集群进行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的实体化办学机构，虽然在资源整合、协同育人、技术研发与服务产业等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促进了校企对接，但信息交流、资源与校园文化传播隔阂大，学生归属感减弱，传统学生管理服务难以满足学生需求及产业学院发展需要。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要求鼓励学生自我管理、服务、教育、监督，也指出学生团体可以参与学校管理并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等。在独立校区产业学院场景下，构建能够激发

作者简介：无。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职院校“学院 + 书院 + 园区”多元育人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BC23060）

学生自主性、适应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需求的学生团体，形成完整的、适合独立校区高职产业学院的学生自治体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既是应对空间隔离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教育创新、教育探索、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内在要求。

二、学生自治体系的现实困境与重构必要性

独立校区产业学院的特殊环境，使得传统的、基于校本部设计的学生自治体系暴露出诸多不适应性，其重构迫在眉睫。

（一）空间隔离带来的协同壁垒

独立校区在地理上的“空间隔离”，极易演变为资源、信息和文化上的“社会隔离”。学生远离校本部的图书馆、实验室、学生活动中心等核心资源，参与全校性文化体育活动的机会减少，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能被削弱。这种“隔离”状态对学生自治体系构成了直接挑战，体现在如下几点：

1. 自我管理标准模糊

脱离校本部的校园文化氛围，学生可能在行为规范、学风建设等方面出现管理真空。

2. 自我服务渠道不畅

传统的学生事务办理、活动审核等流程可能因跨校区而变得复杂低效。

3. 自我教育资源受限

学生难以便捷地利用校本部丰富的通识课程、讲座和学习生活资源，参加校本部大型活动的机会较少成本却较高。

4. 自我监督不到位

独立校区学生组织常存在管理层级混乱、职责边界不清、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导致自治效能弱化。

（二）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难题

产业学院的成功运作依赖于“政、校、行、企”四方的有效协同。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管理文化和运作节奏往往存在差异，导致治理结构复杂、权责利不清^[2]。这种治理难题直接影响学生自治体系的落地，体现在如下几点：

1. 企业与学校对“自我管理”的理解不同

学校更侧重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而企业更看重其在真实工作场景下的任务管理、团队协作和压力应对能力。

2. “自我服务”的资源整合困难

如何有效整合并调动校企双方的导师资源、场地设备、项目机会，为学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个性化的服务，是现有机制下的一大痛点。

3. “自我教育”的内容供给协同不足

学校的理论课程与企业的实践项目脱节，学生难以围绕明确、统一的职业能力目标进行自主学习规划。

4. “自我监督”的导向标准不一

学校局限于校规校纪，体现感性的自我约束。企业的管理标准、岗位操作规程和行业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等是理性的流程管控与持续改进。

（三）传统学生自治体系的局限性分析

在产业学院这一新生态面前，植根于传统校园文化的学生自治体系暴露出显著的局限性。以日照职

业技术学院商学院的学生自治体系探索为例,其构建思路主要围绕完善学生会自治组织、发挥学生社团作用、建立评价与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3]。这代表了高职院校学生自治的普遍形态,其局限主要体现在如下:

1. 功能内向化

自治活动多集中于校园内部,如文体活动组织、宿舍卫生检查、校园纪律维护等。其功能主要服务于校园生活的平稳有序,与学生的专业学习、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关联度不强,难以满足产业学院对“准职业人”的培养要求。

2. 管理行政化

学生自治组织,如学生会,在架构和运作上易陷入简单行政化,层级分明但效率不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抑制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与自主活力。

3. 评价标准单一化

自治成效的评价多采用校内指标,如活动参与率、活动次数、评奖评优等,评价主体也以校内师生为主。这种“体内循环”式的评价模式,无法有效引入来自合作企业和相关行业的外部视角与标准,导致评价结果与产业需求脱节。

(四) 独立校区产业学院对学生自治提出的新要求

独立校区产业学院作为一个学习、生活、生产高度融合的“产教共同体”,要求学生自治体系能够打破原有的、局限于单一校园的边界,将其延伸至企业、行业乃至整个产业链,通过重组服务资源、重塑协作关系、重建运作流程,构建一个跨空间、跨主体的开放式服务生态,表现如下:

1. 职业化转向的需求

学生在产业学院中扮演着“学生”与“学徒”的双重角色,其行为准则和发展目标必须向职业标准看齐。学生自治必须超越基础的生活管理,成为涵养职业精神、内化岗位规范、提升技术技能的重要载体。

2. 场景融合化的需求

自治的边界必须从传统的宿舍、教室、校园,无缝延伸至产业学院的公共学习空间、开放实训中心、技术创新工场及合作企业的真实生产线和项目团队,自治内容需要与各类产业实践活动深度融合。

3. 标准产业化的需求

“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标准不能只局限于校规校纪,必须主动引入并对标企业的管理标准、岗位操作规程和行业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使学生在自治实践中提前适应和掌握职业规则。

4. 主体多元化的需求

自治体系的指导、评价与资源支持主体,必须从辅导员、管理教师、专业教师等,扩展至来自企业的工程师、技术能手、人力资源经理和高层管理者,形成“校企双导师”共同指导下的学生自治新格局。

三、学生自治体系重构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内涵

(一) 理论基础

“学生自治”的思想最早由陶行知先生在1919年首次提出,他认为: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其主张“小先生”在“教人”的过程中“自教”,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我成长。这一思想为学生自治从校园走向产业,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真实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提供了深厚的本土理论根基。

现代学徒制强调在真实工作场景中进行系统化学习，培养实践能力和职业认同，学徒兼具“学生”与“见习员工”双重身份。校企“双元”协同育人模式天然要求学徒具备高度的自主学习能力、责任心和团队协作精神，这正是重构后的学生自治体系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二）目标导向

高职院校构建学生自治体系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生活及自我约束能力，是提升综合素质与职业发展能力的关键^[4]。

1. 自我管理

在学习、生活、实习等方面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规划和自我评估的能力，使其行为符合职业规范与社会期望。

2. 自我服务

利用学校、企业及社会提供的平台与资源，自主解决学习、生活、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3. 自我教育

根据职业发展目标，主动规划学习路径、选择学习资源、开展探究性学习和实践创新的能力与过程。

4. 自我监督

通过制度化约束、动态化评估与集体化纠偏，对自身及同伴的认知行为、学业进展、职业素养进行持续检视与修正的能力与机制。

（三）重构的核心内涵：从“校园自治”到“产教融合自治”

学生自治体系重构的本质，是一场从“校园自治”到“产教融合自治”的范式革命，其核心内涵体现在四个维度的重塑：

1. 组织重构

打破传统学生会、社团壁垒分明的层级结构，构建“团学组织+班级组织+自治组织+朋辈导师”等多重体系，强化学生主体性，形成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育人共同体。团学组织（如团总支、学生会）专注于思想引领、顶层设计和资源整合，从“事务性管理”转向“战略性服务”。班级组织作为基础单元，强化其凝聚力与执行力，成为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和集体活动的主阵地。自治组织（如各类兴趣小组、项目团队）则被赋予高度自主权，成为激发创新思维、培育个性发展的“活力细胞”。朋辈导师则通过设立学长导师、学业伙伴、生活朋友、心理支持小组等，建立平等、互助、共享的非正式互助体系，让教育引导以更亲切、更及时、更自然的方式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2. 空间外延

从教室、宿舍、食堂、校园等传统“生活圈”与“学习圈”，延伸至产业学院特有的“实践圈”与“创新圈”，包括开放的实训实践中心、校企共建的实验室研发中心、企业真实的生产线、创新创业项目的研发团队办公室等，实现全场域覆盖。

3. 功能外延

从生活服务、文体娱乐等基础功能，向核心产业功能延伸：专业实践辅助（如组织技术研讨、管理共享实训设备）、技术技能创新（如组建兴趣小组进行微创新、参与企业真实项目）、企业文化融入（如组织学习企业发展史、践行企业价值观）、职业规范内化（如推广行业安全准则、学习践行职业礼仪）。

4. 标准重构

建立一个复合型的、与产业接轨的标准体系。学生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不再仅仅是《学生手册》，

而是校规校纪与企业《员工手册》、实训室安全操作规程、企业《岗位说明书》等行业质量标准的有机结合,形成符合产业学院定位的学生自治章程,规范自治范围与权责边界^[5]。

四、学生自治体系重构的路径与策略

要从根本上解决独立校区产业学院学生自治体系的困境,必须对其体系进行重构,建立一个跨越物理空间、连接多元主体的协同运作新模式。

(一) 自我管理的重构:从“遵守校纪”到“践行企规”

将学生的自我行为管理,从满足学校纪律要求,提升到符合企业岗位规范和生产流程要求的高度。可采用学生自治组织牵头,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并维护实训实践区域的管理标准;推广使用项目管理工具,引导学生主导基于企业真实项目的学习小组,进行自主的任务分解、进度跟踪和责任分配等方式。

(二) 自我服务的重构:从“生活互助”到“技术赋能”

将学生间的服务关系,从生活层面的互帮互助,升级为专业技术层面的协同赋能。通过组建“学生技术支持服务队”,为同学在课程学习、项目实践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提供朋辈支持,甚至为合作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辅助性技术服务。

(三) 自我教育的重构:从“思政学习”到“工匠精神内化”

将自我教育的内容,从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拓展至对职业精神、工匠精神、质量意识和创新文化的深度体验与内化。学生自治组织定期策划并邀请企业一线工程师、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等“企业导师”分享其职业经历与感悟;组织开展“企业文化体验”“职业生涯分享”等活动,通过案例分析、实地参观等形式,深入理解企业核心价值观;建立“朋辈导师”,由高年级优秀学生向低年级学生传授专业技能和职场经验。

(四) 自我监督的重构:从“纪律督查”到“质量共管”

推动学生自我监督的范式升级,从简单的纪律合规性检查,转向对学习、实践过程和成果的质量进行监督,并主动寻求改进。设立“学生质量监督岗/观察员”,在企业质量部门导师的指导下,选拔优秀学生作为观察员,学习行业标准的基本知识和内部审核流程。学生观察员可以参与到企业部分非核心的内部质量审核环节,如文件记录的规范性检查、生产现场的环境符合性巡查、协助记录观察项或轻微不符合项等。

五、结论与展望

独立校区高职产业学院的学生自治体系必须向开放、融合的“产教融合自治”范式转型,真正做到以“产教融合”为轴心,突破物理和组织的边界,推动学生自治在功能、空间、组织、标准四个维度上,全面向产业端延伸与再造,实现学生自治从“管理辅助”向“育人核心”的转型,最终提升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效能^[6]。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王珊珊,刘红磊.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路径研究——基于49份产业学院建设案例的质性分析[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25(02):5-9.
- [2] 郭雪松,李胜祺.混合所有制高职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共同体建设[J].教育与职业,2020,(01):20-27.

- [3] 张洪平, 张争艳, 李运昌. 高职院校的学生自治体系研究——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为例 [J]. 文教资料, 2019, (07): 144–145.
- [4] 张扬. 高职学生关键能力培养的模式变革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 [5] 产业学院典型案例 [J]. 教育与职业, 2021, (02): 3.
- [6] 葛高丰. 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的实践演进、功能转型和提升路径 [J]. 教育与职业, 2023, (15): 43–49.